

笑佳人
著

他就当他死了，从今往后再无瓜葛
是不是朕死了，你才会彻底相信朕

美人娇

MEI REN
JIAO



笑佳人

古言当红作家
晋江文学城金榜大神写手
笑佳人

至今最得意甜宠新作
积分过亿 完美终篇 甜蜜番外独家公开

一线古言作家 尤四姐
一度君华 清闲丫头 联袂力荐
随书附赠精美明信片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笑佳人

美人娇

MEI REN
JIAO

下册



第十一章

你放心，我会尽早赶回来娶你。

站在她窗前，沉默片刻，萧元没有叩窗，而是悄悄潜了进去。

谢澜音刚睡着不久，迷迷糊糊地被弄醒，顿时睡意全无。就着夜明珠发出的柔和光芒认出他，谢澜音倒是不怕了，拉好被子后意外地问道：“你怎么来了？”

萧元看着她明亮的桃花眼，忽然不知该怎么开口。

如果一个皇子英勇善战，那么皇上派他出兵，除了希望他打胜仗外，也是为了让他历练，但倘若被派出去的皇子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皇上的用意就值得琢磨了。

萧元的功夫是暗中学的，外人一概不知，相反他常用装病这招躲清闲，在朝臣们眼里就是个体弱多病的王爷，把这样的王爷派去战场，能振什么士气？

萧元人在西安，不知安排他领兵是父皇自己的主意，还是沈皇后撺掇的，他只知道，如果他在战场上立了功劳，功劳最终会落在沈捷父子身上，他若吃了败仗，罪名非他莫属。

这些他都不在意，但这道圣旨打乱了他娶她的计划。

“澜音，还记得我那个朋友吗？”萧元握住小姑娘的手，低头问道。

谢澜音只听他提起过一位朋友，心中一紧，担忧地道：“是不是严姨娘出事了？”那样可怜的女人，她真心希望她脱离苦海后能安生度日。



萧元摇摇头，神色却依然凝重：“不是，她已经搬到了别的地方，那里没有人认识她，她过得很好，但我那位朋友的母亲病重，可能没有多少时日了。澜音，我娘早逝，他母亲一直将我当亲儿子看待，逢年过节都会送东西给我，现在她出事，我于情于理都该回去看看。所以，我想先回洛阳一趟，这一去不知确切归期，但你放心，我会尽早赶回来娶你。”

他先去边疆，父皇派他去滥竽充数，只要战事在沈捷父子掌控内，他也不必做什么，谢徽一回来，他便马上装病赶回西安城娶她，两不耽误。若谢徽回来得晚，他就在边疆多待一阵子，专心留意战事。

他突然要回洛阳，谢澜音很是不舍，慢慢坐了起来，注视着他的眼睛问道：“那你何时动身？”

萧元攥了攥她的手，声音低了下去：“明早。”

这么快……

谢澜音低下头，过了会儿才尽量不在意般抬起头，柔声嘱咐道：“那你路上小心，伯母待你好，你也不必急着回来，多在那边照顾照顾她。”

再舍不得，那也是他重要的长辈，生离死别的关头，不去看看怎么行？

小姑娘心地善良善解人意，萧元心软得一塌糊涂，伸手就将她抱到了怀里。

谢澜音靠在他胸口，闻着他身上熟悉的淡淡竹香，眼帘一眨，无声地落了泪。

父亲、长姐还没有消息，如今他也要走了。

没听见她喊他，萧元察觉到不对，扶着她的肩膀看，见她真的哭了，他心疼又愧疚，抬手要帮她擦泪，只是看着她雾茫茫楚楚可怜的眼睛，他改成扶住她的脑袋，要去亲她。

谢澜音怔怔地看着他靠近，却在他快碰上的时候避开了，低头道：“你走吧。”

萧元动作一顿，仔细看她两眼，小心翼翼地问：“生气了？”

谢澜音不舍归不舍，还不至于为这种事情生气，一边擦擦眼睛，一边另一只手拨弄他腰间的玉佩，道：“没有，就是，怕你乱来。”

与他亲了好几次了，亲着亲着就能感觉到他的变化，或是呼吸重了，或是力道重了，像是谦谦君子突然变成了霸道纨绔，从很多细微之处都能发现。以前两人中间有窗户阻隔，她能及时躲开，现在在床上，她怕他像在骊山那次收不住。

萧元没想乱来，就想亲亲她，现在她这样说了，他不好再继续，掩饰般摸了摸她的脑袋。腰间的玉佩被她扯了一下，萧元想到什么，从怀里将母亲留给他的麒麟玉佩拿了出来，珍重端详片刻，交到了她手里。

“澜音，这是我娘留给我的玉佩，也是我外祖母家传女不传男的宝贝，现在我交给你保管，将来咱们生了女儿，你再传给她。”额头贴着她的额头，萧元低低地道，语气温柔又郑重。

触手细腻的玉佩还带着他的体温，与他低沉好听的声音一起熏热了她的脸，还没成亲就想女儿了，谢澜音羞得将玉佩往他手里塞，脑袋垂得更低：“我不要……”

等嫁给他了，再收也不迟。

“澜音听话，你不要，我怕你趁我回来前跑了。”萧元坚持要给她，她不接，他直接往她头上套。谢澜音其实是想要的，这会儿就羞答答低着头让他戴。萧元撩起她颈后的长发时，闻到她身上清幽的女儿香，他看着昏暗烛光下她美玉般莹润的脖颈，难以自控，将唇印了上去。

谢澜音轻轻一颤，本能地要躲，萧元立即将她抱住，怕她拒绝，先堵住了她的唇。

夜深人静，又是离别时分，他忍不住想要更多。

小姑娘呢，心中不舍，再听他一声一声连续不断地哑声相求，拦着他手的力气便越来越弱。

得了默许，萧元小心地将手挪到了她衣襟上。她睡衣上绣着牡丹花，他慢慢感受那牡丹花刺绣的纹路，她如被风吹拂，不停地颤，额头紧紧抵着他的肩膀，直到他开始用力碾那朵牡丹刺绣，她终于慌了，紧紧抱住他的手：“够了……”

“澜音……”萧元舍不得移开手，凑到她耳边求道。

谢澜音连连摇头，身上没力气，推不开他，她急得要哭了：“你……”

萧元听出了她的哭腔，怕过犹不及，及时松开手，紧紧将她往怀里按：“真想带你一起走。”

谢澜音身子一松，乖顺地靠着他，等他平复。

临别在即，这晚萧元陪她说了许久才离开。

谢澜音却睡不着了，握着玉佩轻轻摩挲，一会儿想他何时能从洛阳回来，一会



儿想父亲、长姐。

翌日早上，萧元又特意过来与蒋氏辞别。蒋氏理解他必须回去的心情，同样劝他不必着急这边。送走准女婿，回头见小女儿神不守舍的，蒋氏也没有办法，就引着女儿陪弟弟玩。幸好谢澜音只是一时不舍，很快又重新振奋了起来，开心地逗弟弟。

九月初八这日，谢澜桥又往铺子里去了两次，依然没有广东的消息。

谢澜音很失望，但最失望的莫过于蒋氏了，一个是发誓要白头到老的丈夫，一个是她第一个孩子，哪个出事都无异于从她身上剜肉。夜里哄了小儿子睡着，蒋氏靠在床头，对着窗子发呆，望着望着脸上就落了泪。

是不是她想得太好了？其实丈夫根本没能醒过来，长女孤身在外，没有父亲庇佑也出了事？

越想越绝望，蒋氏吹了灯，一个人在黑暗里掩面痛哭。

不知哭了多久，肩上突然多了一双大手，蒋氏身体一僵，还未转身，忽听有人低低地唤她的小名。蒋氏难以置信地望向来人，纱帐里昏暗看不清，他却又唤了她一声，蒋氏瞬间泪如泉涌，一头钻到了他怀里：“明堂……”

谢徽紧紧拥着妻子，声音也不稳：“对不起，我回来晚了，让你们受委屈了。”

蒋氏摇摇头，他回来就好，多大的委屈她都不介意了，只要他与女儿……

想到长女，蒋氏慌了，紧张地问他：“澜亭呢？她怎么没与你一起回来？”

“澜亭没事，她后日应该就能到洛阳了。”谢徽安抚地亲亲妻子的额头，快速给她解释，“我们八月底抵达广州，下船就遇到了父亲派去的人，说兵部因为少了一个郎中有些忙不过来，让我先回京上任，之后再派人来接你们。他这样说，皇上肯定也是这么想的，那我再大张旗鼓过来，传到宫里皇上肯定不悦，只能偷偷拐过来见你。素英，我马上就走了，过几天澜亭会过来接你们，你们早点进京，别让我等太久，不过澜亭过来之前，我们回来的事你谁都不能告诉。”

长女也没事，蒋氏迅速镇定了下来，随即就明白了。

短短几日他们父女俩就从广东赶到了这边，肯定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的，恐怕比她派去传信儿的人走得都快，所以她一直都没等到消息。

“这就走了吗？”蒋氏抱着丈夫，想跟他多团聚片刻，“你还没吃晚饭吧？我去找点东西给你填填肚子？”

谢徽握住她的手，亲了亲道：“不用了，我是装病过来的，马车里空无一人，耽搁时间越长，澜亭就越容易露馅儿，必须……”

话没说完，床里面突然传来幼儿抿嘴的声音，谢徽登时愣在了那里。

他记起来了，在广东等他的人说，妻子又生了个儿子。

虽然看不见，但蒋氏想象得出丈夫现在的傻样，她挣开他的手，笑着将睡得正香的胖儿子抱了过来，小声道：“吃饭的工夫没有，抱抱儿子的时间总有吧？”

“你去点灯。”好久没有抱这么小的孩子了，谢徽想走也挪不动脚了，激动地使唤妻子。

蒋氏揉揉眼睛，心满意足地去点灯。

谢徽摸黑摸儿子的小脸，灯一亮，他眼睛就落在儿子身上了。

他目不转睛地看儿子，蒋氏目不转睛地看他，见丈夫黑了瘦了，却依然俊美不俗，她情不自禁地趴到他背上，唇轻轻地碰他的脖子。她真的没想做什么，就是太想他，一年的思念，急于倾诉。

妻子软软的唇一碰到他，谢徽呼吸就乱了，再喜欢儿子，他更想念妻子，慢慢将儿子放了回去，转身就抱起妻子朝恭房走去。夫妻俩养育了三个女儿，知道在哪儿办事最安全。

“不是急着走吗？”蒋氏贴着他的胸口，又紧张又好笑。

谢徽没有说话，只用行动告诉妻子他有多不想走。

一夜春风度，谢徽陪妻儿躺了会儿就悄悄地走了。蒋氏悬了一年的心终于落了地，又与丈夫恩爱了一场，这晚睡得格外香甜，翌日起来，不用梳妆便明艳动人，像是枯萎了一年的花突然获得了雨露滋润，再焕新光。

谢澜音姐妹俩过来给母亲请安时，都特别诧异。

人逢喜事精神爽，蒋氏一开口就忍不住笑，抱起儿子亲了亲，很是自然地解释道：“昨晚我梦到你们爹爹跟大姐回来了，估计这几天就会有消息了。你们俩也别瞎担心了，该玩就去玩吧，多陪陪你们舅舅舅母，下次来西安还不定什么时候呢。”



她一副笃定的语气，谢澜音偷偷与姐姐对了个眼神，母亲该不会是想念父亲，思念到将梦境当真的了吧？

谢澜桥也有点担心，不过此时却不好说丧气的话败母亲的兴致，饭后妹妹留在家里陪伴母亲，她继续去铺子里等消息。

等到日上三竿，谢澜桥泄了气，叫上陆迟要回去。

出门时却碰到有人风尘仆仆地下马，正是他们派去广东打探消息的伙计。认出谢澜桥，那伙计兴奋地道：“二姑娘，大爷、大姑娘都平安回来了，只是皇上有命，让大爷即刻去京城赴任，大爷说他安定下来便派人来接你们！”

父亲、长姐都平安！

谢澜桥心花怒放，立即抢了他的马往蒋家赶。

消息一带回去，蒋家上下喜气洋洋。谢澜音也高兴得笑个不停，笑着笑着忽地想起一件事。

她与他商量在西安成亲，是因为他们都以为父亲回来后肯定会先来西安见她们娘儿几个，毕竟父亲那么疼她们，肯定会来的。但是，父亲因为皇上没能过来，岂不是说他娶她，还是得进京？

念头一起，谢澜音竟然没有觉得怎么失望，反而愈发窃喜。

她答应他在西安嫁给他，更多地还是看他求得可怜，她心中不忍，其实她还是想去京城的，可以多跟家人住一年。父亲、长姐才回来，她还没有好好跟他们叙旧，弟弟越来越可爱了，她实在舍不得这么快就与他分开。

等他回来，她再跟他好好商量吧，只要她不在意被人笑话，她不变心，他有什么好担心的？

就是不知道他能不能赶在父亲派人来接她们之前回来了。

夜里躺在床上，谢澜音迷迷糊糊地想。

然而她没料到，三日后长姐就来了西安！

听闻消息，谢澜音撇下母亲先往外面跑，跑到前院，就见长姐已经到了院门口，一身天青色圆领长袍，个子似乎高了，酷似父亲的俊美脸庞依旧清冷，只在姐妹俩目光相对时，里面才多了笑。

“大姐！”久别重逢，谢澜音没出息地哭了。听闻长姐落海后的害怕此时莫名地又涌了上来，谢澜音哭着扑到长姐怀里，紧紧抱着她，什么都不想说。

“哭什么，这不是回来了？”谢澜亭一手抱着比她矮半头的小妹，一手熟练地摸她的脑袋，见二妹也扑了过来，她连忙把这个也抱住，再笑着同走在最后的母亲打招呼，“娘，父亲先回京城了，让我来接你。”

一声“娘”，唤得蒋氏当场落泪。

这个女儿，除了是女儿身，其他什么都同男儿一样，妹妹们喊“爹爹娘亲”，她总是“父亲母亲”地喊，这次可见也是想母亲想厉害了，才喊了声“娘”。

“怎么瘦了这么多啊？”隔了几步打量女儿，蒋氏心疼地问，“也晒黑了。”

每次她出远门回来母亲都这样问，谢澜亭却一点都不嫌烦，望着母亲道：“海外热，父亲也黑了不少。娘，我还没去见舅舅舅母，咱们一道过去吧，别让他们久等。”

蒋氏点点头，见两个小的还抱着姐姐不肯松开，她笑着拍了一下：“行了，回来再抱！”

谢澜音、谢澜桥这才松手。先没管屋里还在睡觉的小家伙，娘儿四个热热闹闹地去正院，走到一半，就见对面急匆匆跑来一道身影。

是薛九。

谢澜音姐妹俩不由停住脚步，不约而同地看向长姐，不知长姐对薛九到底是什么态度。

蒋氏也是同样的动作。薛九对长女的心意，他们一家子都知道，但再满意，还是得看长女的意思。

亲人们都停下了脚步，谢澜亭就站在了最前面，看着对面似乎一点都没变的男人，她想到了与他在海上漫无边际漂流的那几个日夜，想到了分别时他执着热诚的目光，想到了他的唇快要贴上她的脸时，她乱了的心跳。

“大姑娘，你回来了。”薛九喘着气停在心上人面前，不顾其他人在场，明亮的双眼紧紧盯着她，“去年你说的话，还算数吗？”

一年不见，他怕她反悔，他现在什么都不在乎，就想知道她还愿不愿意嫁给他。

此话一出，蒋氏娘儿几个都愣住了。谢澜音嘴最快，好奇地走到两人身边：“什么算不算数？”

薛九没理她，只盯着谢澜亭，目光如火。



那眼神太炽热，谢澜亭第一次有点不敢与他对视，垂眸，没有任何犹豫地道：“我从不悔约。”

这简直是薛九这辈子听到的最入耳的话，他大喜，扑过去就要抱抱他日思夜想的大姑娘，然而谢澜亭怎么会让他在大庭广众下做这种事情，一个侧身便躲了过去。薛九扑了个空，却一点都不失望，瞅瞅傻了眼的岳母、小姨子们，他挠挠脑袋，扑通跪到了蒋氏身前，咧着嘴道：“夫人，澜亭答应嫁给我了，回到京城您就把她嫁给我行吗？我盼这一日盼了五年了啊！”

她十二岁的时候，他就瞧上她了！

他声如洪钟，远处的小丫鬟们都听到了。蒋氏看看难得露出尴尬神情的长女，笑得合不拢嘴，低头嗔道：“行了，我知道了，你快先起来，真不嫌丢人！”

好了，长女的婚事总算有着落了，小女儿也有了主，她只需操心二女儿了。

意味深长地瞥了谢澜桥一眼，蒋氏笑眯眯地将大女婿扶了起来。

当天晚上，边疆秦王的王帐里，萧元从睡梦中被人惊醒。

“谢徽回来了？”见外面跪着留在西安的暗卫，萧元平静地问。

暗卫从怀里取出一封信，低声道：“回殿下，谢大人奉命直接回京上任去了，派大姑娘来接谢夫人一家四口进京。谢夫人回京心切，决定后日一早启程，五姑娘托三公子送了一封信到葛进手里，属下一并带了来。”

萧元看着那信，僵硬片刻，才接了过来。

信上是她娟秀的字迹，小心翼翼地跟他赔不是，字里行间却透露出雀跃，然后约好京城再见。

京城再见。

萧元笑了笑，手里信纸被攥得变了形。

因为晋北太小，谢澜音一行去京城路上走得很慢，途经洛阳时，蒋氏决定在这里多逗留一日。

谢澜音知道，母亲都是为了她好。

她虽然留了信给他，还是希望当面跟他说清楚的，也想再见他一面，现在来了他的老家，得到信儿后，他肯定会过来见她吧？

因为想念，顾不得羞了，谢澜音心不在焉地待在母亲屋里哄弟弟，耳朵不时留意外面。

离开西安前三表哥帮她要了他祖宅的地址，刚刚派了陆迟去报信的。

“夫人，陆管事回来了。”日头渐渐升高，玉盏终于过来传话了。

谢澜音正在拿红绸麒麟逗弟弟，闻言紧张地抬起了头。晋北见姐姐看向了别处，蹬着小短腿抱住了近在眼前的红绸麒麟，咧着嘴笑了起来。

谢澜音摸摸弟弟的小胖手，目送母亲出去，回想玉盏的话，心头浮现不好的预感。

如果他在家，肯定会跟陆迟一道过来的，但玉盏只说陆迟回来了。

那边蒋氏听完陆迟回话，暗暗叹息，回来时见小女儿眼巴巴望着自己，她遗憾地道：“袁家管事说元启前天早上回西安去了，多半走的与咱们不是同一条路，所以没碰上。”

谢澜音失望地垂下眼帘，忍不住抿紧了嘴。

小女儿难过了，蒋氏心疼，走过来搂住女儿打趣道：“就那么想他？在娘跟前都不知道掩饰一下。傻丫头，着急什么，看元启那么心急娶你的样儿，估计咱们没到京城他就又追上来了，澜音别急，多陪陪你姐姐弟弟，等明年你大姐出嫁了，娘就开始准备你跟元启的，不管你二姐了。”

谢澜音扑哧笑了，靠在母亲怀里嘀咕道：“娘小心让二姐听见。”

话音才落，外面就传来了玉盏喊大姑娘、二姑娘的声音，谢澜音立即从母亲怀里挣了出来，朝母亲眨眨眼睛，装作没事人一般继续陪弟弟玩。

几日后，西北边疆。

卢俊挑帘走进王帐，将一封信送到了萧元手中：“殿下，是洛阳来的。”

萧元拆开信，见信上说她真的派人去他来西安前就安排好的“袁家祖宅”了，眼里浮现出愧疚。

没有看到他，她一定很失望吧？

如今她去了京城，他再想隐瞒身份娶她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想在一起，他只能回京，用他真正的身份见她。那么娇气的小姑娘，受不得一点委屈，知道真相后九成会生气，但她那么喜欢他，亲手砸杏仁给他吃，也不计较嫁给商人身份的他做妻



子，只要他诚恳道歉，哄得她消了气，她应该也不介意给他做妾室吧？

曾经她对做秦王的妾室嗤之以鼻，是因为不认识他，现在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所以当务之急，他必须回京。

“传令下去，命沈捷等人来王帐议事。”收好信，萧元看着卢俊吩咐道。

卢俊诧异地回视他，知道主子向来说一不二，他不再试图劝阻，立即出了王帐。

沈捷是此次抗击匈奴的主帅，自开战以来已经过了四十多日，匈奴的攻势被他们拦下来了，但大梁也没有讨到便宜，两军处于胶着状态。刚刚他得到斥候的战报，明日匈奴运送粮草的队伍会从雁鸣山经过，他准备派兵去截获那批粮草。

“父亲，这次消息获得得太容易，我怀疑其中有诈。”沈应时站在沙盘前，指着雁鸣山附近分析道：“要过雁鸣山，只有这一条窄路，而这处山坳是我们埋伏的最好地点，但如果这是匈奴故意挖的陷阱，他们极有可能在我们进山埋伏之后堵住去路，届时咱们将腹背受敌。”

站在沙盘前的几位将军连连点头，沈捷当然也想到了这层，欣慰地看了长子一眼，刚要说出他的计划，外面卢俊朗声传令，命众将领去王帐商议战事。

沈捷麾下姓贺的参将立即咻了声，不屑地道：“一个病秧子王爷也想指手画脚，他以为皇上真是派他来打仗的吗？拿着鸡毛当令箭，若非他是王爷，我早将他扔回西安城去了！”

“王爷奉旨督军，我等本该让他知道战况，过去吧。”沈捷警告地扫了他一眼，淡淡吩咐道。

“侯爷你……”贺参将傻了眼，瞅瞅周围的同僚，见他们也很是震惊，这才确定他没有听错。以前侯爷最是看不起这位秦王的，怎么这次秦王来督军之后，侯爷对他竟然客气了不少？秦王装病侯爷也不管，任由秦王每日躲在营帐里享清福，他还以为王爷会派秦王领兵出征，趁机……

毕竟皇子里面，秦王虽然最不得皇上所喜，却是唯一能在身份上给皇后、太子添堵的。

沈捷摆摆手，让他们先过去。

人都散了，他抬起头，却看见儿子还站在旁边。对上那双像极了她的凤眼，沈捷心口又是一阵疼，垂眸道：“应时也过去吧，我随后就到。”

沈应时多站了片刻，神色复杂地离去。

沈捷坐到椅子上，后脑靠着椅背，伸手揉额。

他收到妹妹的信了，让他找机会杀了秦王。

她活着的时候，他就答应过她，只会压制秦王，不会下手要秦王的命，现在她死了，她在天上看着他，他做什么她都知道，他怎么会再去杀秦王？就算她看不见了，他也不忍心再害她那么在意的外甥。

心绪平复下来，沈捷立即去了王帐。

萧元今日没有装病，一身黑袍坐在主座上，冷峻又高贵，待众将到齐，他淡淡道：“本王已经病愈，以后会参与所有战策定夺，现在战况如何？”

他声音平静威严，煞有介事，贺参将轻哼一声，朝帐外扭过了头。他以为光凭他一个不受宠王爷的身份就能使唤他们了？做梦！

“应时，你替殿下介绍。”沈捷没什么表情，吩咐儿子道。

萧元以商人身份定居西安，那些借用铺子暗中与人联络的事都是心腹属下做的，他除了与谢、蒋两家相处，很少露面，路上更是会刻意避开与西安官员正面相见，因此沈捷没见过“袁公子”，那些驻守各地的将领更没有机会见他。

唯一认识他另一个身份的，就是沈应时。

沈应时却只当他是秦王，恭敬又疏离地将之前说的战报重复了一遍。

萧元点点头，盯着舆图看了会儿，目光移向沈捷：“本王到了这边还没有立下任何功劳，这次便由本王领兵去截粮草，侯爷再安排人领两路人马，一路远远跟在本王军后，留着攻打雁鸣山南路口的匈奴伏军，另一路绕到雁鸣山北路口，如此若对方真的打算前后伏击，咱们便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他说得头头是道，贺参将却是不服，世子都点明对方可能有埋伏了，秦王怕死，当然能想出这样万无一失的计划，还白白抢了一份功劳。

不过这倒是个除掉他的机会。

贺参将兴奋地望向沈捷，只要侯爷有意，他愿意领兵去“帮助”秦王。

沈捷却起身，郑重劝主位上的男人：“殿下病体初愈，此役还是交给我等吧，应时曾经截过粮草，对雁鸣山地势也熟悉，是佯装中埋伏的不二人选。”

这位王爷从来没有上过战场，刀剑无眼，沈捷不敢让他去冒险。

沈应时意外地看向父亲，视线在沈捷的战甲上转了一圈，迅速收回。



萧元皱眉，似乎不太满意这个安排，不过最后还是答应了。

翌日三路兵马一明两暗先后赶往雁鸣山，沈应时假装去截粮草，沈捷亲自率军跟在后面接应。而他们离开不久，本该躺在王帐里的萧元却易容成了一个小兵，单枪匹马追了上去，到了雁鸣山，他闪身进了山林中，再出来时，一身匈奴装扮。

十月的边境，秋高气爽，万里碧空湛蓝如洗。

平日只闻鸟鸣的雁鸣山，今日却突然响起了阵阵厮杀声。

匈奴先设下围攻的计谋，大梁将计就计，几路人马迅速混战成一片。

雁鸣山南路口，沈捷一马当先，手中红缨枪灵活翻转，一枪收一魂。

萧元隐匿在匈奴兵里，凤眼平静，像是周围的打杀都与他无关，手里弓箭早已搭好，看准机会，箭头对准沈捷的脖颈，两支利箭齐发。弓弦还在震荡，他迅速又搭上一支，动作利落，目光狠辣。

他的外祖父、舅舅们，他还没记事就死去的母后，他们的死，都是拜他所赐。

不亲手杀了沈捷，他不配为人。

风声萧萧，利箭破空声更为刺耳，刚刚击退一个匈奴悍将，余光里见有双箭飞至，沈捷一枪劈开，长臂挥枪的动作还没收回，他本能地望向利箭飞来的方向，脖子忽然一疼，紧跟着整个人被那无尽的力道带得朝后栽了下去。

“侯爷！”

“父亲！”

身体重重撞到地面，耳边同时传来各种各样的呐喊，夹杂着战马嘶鸣，沈捷眼里却只有头顶蔚蓝的天，那么蓝那么熟悉，好像，好像那日在护国公府门前，她一身红衣骑在马上，他仰头看她时，她身后的那片天。

可他不想回忆那日的天，他想再看一次她骄傲冷艳的脸。

但还没等他记起，眼前忽地一片漆黑。

“父亲！”沈应时红着眼睛赶到男人身前，瞥见父亲被利箭穿透的喉咙，双腿一软，跪了下去。

几丈远外，目睹了一场孝子哭爹的好戏，萧元冷笑，如来时那般悄然离去。

雁鸣山一役，匈奴三万伏兵全军覆没，但大梁也损失了一名主帅。

沈捷死了，一箭穿喉而死。

尸首抬回大营，全军愤慨，士气空前高涨，扬言要血洗匈奴为主帅报仇。

“世子，只要你一声令下，我立即带兵跟你去！”贺参将红着眼睛道，他是沈捷一手提拔上来的，对沈捷极其忠心。

旁边七位将军里，五位纷纷赞同，只有两位四旬左右的将军没有出声，被贺参将虎目瞪了一眼，其中容貌较为儒雅的李将军才沉声道：“主帅被匈奴偷袭，我跟大家一样急着替他报仇，但打仗不是儿戏，最忌讳冲动，我觉得还是先上报朝廷，等皇上任命新的主帅后，再共同商议。”

另一位董将军沉思片刻，朝沈应时道：“世子，此去京城一来一去要用六天，太耽误工夫，此时我军士气最盛，出兵将事半功倍，且匈奴刚吃了败仗，正是士气低迷之际。只是，我等出兵，是不是要请示殿下一声？”

“请示他做什么？”如被触了逆鳞，贺参将怒气冲冲地跨到董将军身前，攥住他的衣襟便质问了起来：“董由，你曾经是颜家的部下，是不是看主帅走了，便想投奔旧主去了？”

“我董由驻守边疆几十年，只知道恪尽职守守卫西北百姓，从不知什么旧主、新主！”董将军一把推开贺参将，气愤地转过身去。

贺参将狐疑地盯了他一会儿，再次朝沈应时走了过去：“世子，到底怎么着，你说句话啊！”

沈应时恍若未闻，看着父亲的尸首，依然不敢相信，他就这样死了。

他是怨父亲，怨他对不起母亲，但这是他的父亲啊，亲手教他习武抚养他长大成人的父亲。

“世子，殿下请您过去。”卢俊停在十步外，朗声传话道。

沈应时闭上眼睛，再次睁开时，除了眼睛里布满了血丝，与平时倒没有太大的区别。

没让其他人跟着，他单独去了王帐。

“他死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萧元站在舆图前，背对他问。

卢俊在外面守着，偌大的营帐里只有他们两人。沈应时朝舆图走了几步，盯着萧元的侧脸问道：“他死了，你是不是很高兴？”

萧元唇角微扬，转身走向沈应时，两人相隔只有一臂之遥时，他才停下，毫无感情地回视眼前名义上的表弟：“如果他在陷害颜家之前死，或是在击退匈奴大军



之后再死，我会更高兴，其实我最希望他早死二十几年，那样颜家众人不必冤死，姨母也不必委身仇人，更不会生出你这样不孝的儿子。”

他的话很平静，平静得就像在陈述一件事实，他的眼神中满是嫌弃和鄙夷，沈应时心头那一丝丝不受控制的怀疑忽然就没了。

是啊，如果萧元想杀父亲，不会选在两军交战之际。

父亲死了，他不想再评论他生前的功过，视线落到舆图上，沈应时公事公办地道：“殿下找我做什么？”

萧元看他一眼，领着他去了舆图前，伸手指向一处，对着舆图道：“他活着，战事轮不到我操心，我便是有良策，你们也未必会采用，但现在他死了，全军士气高涨，我不想为他报仇，却想趁此机会彻底击退敌军……”

说着，他将他的战策简单又清楚地说给沈应时听，末了道：“你若同意，便去安排你那些将领吧，他们更听你的。”

沈应时还在震惊他诡谲的兵术，忽听他要将功劳推到他身上，目光变了变，低声道：“你意在大位，为何不趁这次两军交战立功扬名？既得军心，又得民心。”

萧元笑了笑，转身看他：“我的功劳越大，父皇就会越忌惮我，贪功有何用？而且我也无须贪功，战事一结束，你马上会继承侯府，继承他手中的兵权。既然你先前保证过两不相帮，只守西北，那西北对我来说就是安全的，我需要对付的只有京城里的人。”

沈应时抿了抿唇，想到父亲对颜家、对母亲的亏欠，默认了此话，转身要走。

“等等，”萧元叫住了他，“不过我确实有一事相求。”

沈应时顿住脚步，头也不回地等他说。

萧元慢慢走到他面前，脸上罕见地带了点笑，让他的声音听起来多了点人情味：“明天安排些人手给我，我也出征，回头你上呈战报时略微给我记点功劳，然后再派人给你那位取代你亲姨母的皇后姑母带个口信儿，就说我继续留在西安恐怕会赢得越来越多的民心，如此一来，我便能回京了。”

沈捷已死，沈应时还年轻，沈皇后肯定不放心让他在这边培养势力。

“我说过谁也不帮，你想回京，自己想办法。”沈应时没理会他话里的讽刺，冷漠拒绝。

“我回去不仅仅是为了谋位，也是为了娶澜音。”萧元有些无奈地道，“谢

徽回京了，澜音一家已经动身去了京城，她留信儿给我让我去京城娶她，而我一个王爷想回京，必须有圣旨。应时，看在她们姐妹与你的一番交情上，你帮我们一次？”

谢家母女回京了？

沈应时心口忽地一空，随即想到，如果萧元也回去，那母亲……都走了，就剩他一个。

“好。”

几不可闻地回了他一个字，沈应时大步离去，背影孤寂。

萧元目送他出门，不知为何，罕见地生出了一点同情。

不过有的时候，知道得越少，反而会活得轻松些。

西北的战事，一直忙着赶路的蒋氏娘儿几个并不知情，只在快进京的时候，道听途说匈奴吃了败仗，正节节败退，大梁凯旋在望。

国泰民安，战事要停了，百姓们都松了口气。

“娘，好像又要下雪了。”谢澜音稍微扒开一丝窗帘缝隙，见外面阴沉沉的，扭头同母亲笑道：“真是奇怪，去年咱们回舅舅家赶上下雪，这次来京城，竟然也要下雪了。”

去年父亲、长姐远在海外，一家人刚刚受了委屈，她心情沉重，眼下即将与父亲团聚，小姑娘心情当然不一样了，紧紧身上厚厚的狐毛斗篷，似乎都不觉得多冷了。

蒋氏心情也很轻快，笑道：“瑞雪兆丰年，下大点才好呢。”

谢澜音嗯了声，俯身去逗乖乖裹在襁褓里的弟弟。晋北前日刚满五个月，嘴巴里下面冒出了两个小小的牙尖，一笑就爱流口水，坐马车的时候最爱姐姐们逗他玩，这会儿就笑弯了眼睛。

“晋北像爹爹，幸好比爹爹爱笑。”谢澜音稀罕地将弟弟接过来，低头亲了小家伙一口。

蒋氏瞧瞧儿子，赞同地点头，对着长女笑道：“澜亭是容貌、脾气都随了你们爹爹，小小年纪就绷着脸，好像谁欠了她似的，澜桥、澜音就都爱笑了。”

谢澜亭清冷面容不变，只有目光柔和了些，谢澜桥则伸手跟妹妹抢弟弟：“该